

古今說部叢書

第十集

五

京師歌伶甲於天下人原是璧室盡如蘭一經品題聲價何止十倍記咸豐丙辰吾友餘不鈞徒展覲入都招勝侶萃吟朋選伎徵歌尋花問柳曾有明僮小錄之刊勤搜珊瑚網廣纂瑤編盛事一時貽芳千載可以按圖索驥執鏡招鸞焉茲蘿摩老人懷芳記一卷成於丙子秋仲相去十年用情一致舞衫歌扇當年之舊雨無多寵柳驕花出谷之新鶻更貴想見輓紅十丈珠温玉暖之鄉拾翠三春蝶醉蜂迷之候清眸皓齒發其瑤思瑋態瓌姿鏤之銀管盛矣麗矣幻耶真耶竊恐陳迹之難追所貴手民之是付傳來日下何殊千佛之經唱徧人間猶是羣芳之譜光緒五年歲次己卯閏三月武林雲居山人序

懷芳記

蘿摩庵老人譔

藥月樓主附注

張金麟字倚雲。蘇州人。其舅爲三慶部之阿金。度曲名手也。倚雲初入都。隸集秀部。爲春泉堂胡法慶弟子。法慶不解度崑曲。倚雲乃獨工。離師後。題所居曰麗春堂。性情莊雅。舉止和婉。體微豐。妝楊太真爲最宜。名噪一時。爲櫻桃第一枝。

與倚雲同坐。忘其爲伶人。倚雲亦自忘也。法慶者。以琵琶擅名。後以洋菸事遺成。

張金蘭字倚香。蘇州人。少倚雲一歲。年十六始入都。爲熙春堂弟子。亦工度崑曲。離師後。所居曰留春堂。性孤介。而貌早瘁。不能與倚雲比。有弟子妝花旦者。人目之曰狐狸精。豔不免俗。亦傾動一時。咸豐丁巳戊午間有八十二者姚冶動一時人目之爲狐

倚雲得近士大夫者。殆二十年。倚香不過五六年耳。然愛倚雲者。無不惜倚

香也。

張翠香字玉仙。蘇州人。殷采芝弟子。所居曰日新堂。慧中秀外。顧盼生姿。登場尤亭亭可愛。

玉仙不畏暑。當夏不汗。所謂冰肌玉骨自清涼者。

張三福字梅生。蘇州人。所居曰月新堂。性坦易貌姣好。而眉黛閒常有恨色。演刺虎最工。亦以其愁蛾雙蹙相稱也。頗解作字。淨几明窗。雜陳古帖。兼之魚盜花餅。別饒清趣。予以丁巳入都。此四伶皆不見憶。三福尙於冠帶筵前一奇拜耳。

王長桂字樂仙。揚州人。年十四五。娟麗無匹。二十許。豔冶如故。是餘慶堂弟子。離師後。堂名槐慶。房櫺曲折。簾幙深沈。茶熟酒香。魂銷心醉。游者視若迷樓焉。范秀蘭字小桐。以字行。爲吳金鳳弟子。金鳳字桐仙。能詩解屬文。爲何尙書所愛。有盛名於時。小桐恬雅寡言笑。亦能書畫。嘗自畫蘭。請名流題詠。離師後。居寒葭潭。是芥子園之一隅。怪石清池。可以娛客。然知音終寡。以其性太高潔。不入時耳。桐仙堂曰光裕。小桐堂曰承裕。

倚雲擅場二十餘年。聲名最高且久。終以貧悴死。梅生略有餘資。遽謝其儕。偶返故鄉。思爲田舍郎。爲親族所黷。齎恨死。樂仙好樗蒲。盡產以償博進。儻居敗屋中。抑鬱死。嗟夫。士之懷才不遇爲可慨。旣遇矣。而晚節末路。或顛沛困躓。不保厥終。若陸敬輿。李文饒。且抱此憾。何有於三小史哉。北里南部之書未見及此

夏天喜字秋芙。揚州人。長身玉立。回眸一笑。觀者愴怳不能自持。王樂仙與秋芙。美美豔相匹。樂仙固是好女。秋芙則近於蕩姬矣。蘇長公謂食河鮪。值得一死。余謂秋芙儻是女子。爲我作妾。亦值得一死也。所居曰裕德堂。或贈以楹帖曰。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爲時所傳誦。

秋芙不能度曲。但以色勝。其戲以蕭素珍上坟爲最工。有作武旦時。亦顧盼生姿也。秋芙不復登場。其師弟天壽。亦扮上墳。刻意倣之。毫釐不失。用心良苦。顧其貌劣。在秋芙種種態度。人見爲可愛者。以天壽出之。則以爲可憎。信乎東施效顰。見者望而卻走。予見秋芙已。龔有發其兄子雲林年十二未登場已。傾衣冠黃侍郎字之亦秋演畫蘭愁蛾

婉約賦色寫生恐當時馬守眞無此玉貌十年後重至春明秋芙早死雲林淪落津門次年玉碎珠沈矣

黃聯桂字小蟾。皖之太湖人。白皙溫潤。瞳子如翦秋水。是春福堂陳紉香弟子。紉香名長春。爲朱殿撰所眷。亦有狀元夫人之稱者。小蟾離師後。堂名春元。性伉爽。有俠伶之目。

鄭連貴。蘇州人。堂名曰淨香。妝武旦。態度絕倫。凡武旦皆以跳躑相撲爲長。連貴獨以步驟勝。前乎連貴。後乎連貴。以武旦名者。皆莫能及也。予嘗謂洛神賦。翩若驚鴻。宛若游龍。以此兩語狀美人。疑其不類。必見連貴之扮戲。乃知此語形容之妙。亦惟連貴可以當之。蓮芬扮金山寺。殆可接武。

莊清香。字蘭生。常州人。舊家子弟。淪入風塵。意致高遠。不屑與流輩伍。落落不肯隨衆調笑。飲酒甚豪。所居曰聞妙堂。

陳鳳林。字鸞仙。皖人所居曰滿香堂。言論磊落超邁。眉宇間有英氣。席閒嘗傲睨俗子。陳相國愛之。扮戲則得意緣玉玲瓏之類。齒既長。乃於羣英會妝周郎。其豪可以想見。周郎衣鉢近。年推蝶仙。

鸞仙後隨黃中丞出都。略有餘資。商於漢口。可以溫飽。

丁鴻寶字雲香揚州人。鴻雪堂弟子。離師後堂名曰印雪。色黔而格俊。舉止灑落。談諧談笑。僮僕不羈。而不近客。故近之者衆。侯郎中最愛之。慶郎中遷觀察。貧不能治行。余與侯釀金資之。雪香亦以二百金爲助。慶官不進。卒無以償也。

明僮合錄書梅慧仙亦有焚券事士大夫奈何愧之

楊素蘭皖人所居曰心言堂。清麗特異。姿態天然。每一登場。神采流映。觀者靡不眩目動心。惜爲擣蒲所誤。車馬未稀。門庭尙在。遽憂悴以殂。猶未娶婦也。是可傷已。

朱福喜字蓮卿。蘇州人。所居曰景春堂。稚齒靜婉若幼女。稍長温雅若書生。絕無纖媚之態。而蘊藉宜人。相對清談。如烏衣子弟。侍坐依依。不覺其爲黎園小史。戲祇湖船醉歸。獨占水鬪。斷橋數齣。其扮獨占。態穠意遠。情文深至。令觀者真妒羨秦小官焉。稟氣稍弱。憚於轉喉。履氈時恆少。景春堂自蓮芬出櫻桃子小蘭字晚香。幽怨如空閨病女。貌中人亦不甚解文義。然喜從寒士游。卒不得時譽。年既長。遂爲四喜部小雜扶旗出。場淚恆承睫。噫寒士固不可近。哉。稍後有郝天秀者。字蘭卿。依其母居。無師。子贈郝聯云。飛鳥依人。白裕翩翩。佳子弟。旗亭畫壁。青尊日日對鶯花。

潘玉香字冠卿。蘇州人。姿貌明倩。歌喉清潤。所居曰豐玉堂。是國香堂。譚天祿之壻。婦貌亦美。人稱佳偶。

俞秀蘭字香吏。蘇州人。娟秀出塵。清可徹骨。能作飛白書。所居曰春暉堂。香吏與小桐皆卓然雅品。非俗眼所能賞。故座客終希。

俞鴻翠字小霞。傳經堂弟子。吳人所居曰詠霓堂。妝小生。能書亦寫蘭。有瀟灑拔俗之致。湯金蘭能畫蘭雲林出遂不敢登場演百穀故事

華阿荃字佩秋。無錫人。柔媚旖旎。弱不勝衣。所居曰福新堂。

胡小金字語山。蘇州人。吟秀堂弟子。所居曰春秀堂。夏秋芙之後。論姣麗以語山為第一。一笑百媚。光采動人。如徑寸珠。能照十二乘。當之者莫不神魂失據。

甘為之死。咏秀堂弟子笙兒治蕩下劣有禍兒十齡童子扮回獵咬臍郎乾元山哪吒真如龍蛇捉不住也

張蒔紅字紫卿。蘇州人。所居曰詠華堂。扮小生。舉止大雅。

張寶香字蘊卿。蘇州人。所居曰蓮清堂。文靜婉約。亦有書生韻致。崑曲極工。可媿張倚雲。

國郵遇密倚雲出都爲人僕蘊卿服買倚雲所託非知音者悒悒死蘊卿遇
寇折閱殆盡遂成饑子兩人度曲實超越尋常而遭際若此凡所業至精者
所遇必極蹇雖一技莫不然矣京華翰部真堪顧曲者十不得一維新堂弟
子崑寶豐容盛鬢色藝俱勝唱曲知辨陰陽
喉舌務頭輒字遇人輒問繼之者湘雲戲劇不多游園驚夢小宴七夕步武
音節皆有悟境崑寶負盛名己未公車招之者幾廢寢食稍一料理數千金
可立致願以不暇自謀終未脫弟子籍盛筵易散鬱鬱早天湘雲童年酣嬉
少長厭棄賤業離師後依其兄順福以居裹足不入歌樓舊相識三五人晤
語款曲祇道家常喜從實鑒家辨
論法書名畫爲簫翟中清涼居士

沈寶珠字樂仙儀容豔逸骨采飛騰每入座中竦動羣客吐屬可愛真如聰慧
女郎語山可比夏秋芙樂仙可比王長桂其美皆國色以樂仙較語山則樂仙
獨多清氣矣扮雙拜月贈劍等戲觀者神爲之往予識寶珠已掌四
喜部矣清氣猶昔
趙寶琴蘇州人張倚雲之妹婿嬌憨綽約態度天然亦傾動一時晚乃貧頓
口金林字紫香吟秀堂弟子堂名曰口口妖韶婉變楚楚可憐有飛鳥依人之
致扮拾鐲最動人

胡喜祿一名長慶字藹卿敬義堂弟子長身俊眼別具嫵媚自云蘇人殊不類

吳產工於黃調。且能為西音。但扮血手印。則觀者如堵。喜祿自立安義堂弟子。以小為名。小玉最號。壁

人小枝鬱
物有奇氣

張玉美字荔仙。蘇州人。深山堂弟子。所居曰韞山堂。姿色穠粹。情意柔膩。望之

如畫中人。就之若芝蘭玉樹。能飲酒。能畫胡蝶。

袁雙喜字聽泉。蘇州人。所居曰倚樹堂。性和柔。吐屬可人意。雪膚玉肌。冠絕流

輩。何郎固不傅粉也。弟子增福。號杏卿。出師居倚雲堂。貌肥澤。予戲呼為天官。賜福性最溫粹。無冷習。後不知其所終。

徐小香字蝶仙。蘇州人。年十三登場。即名噪一時。性極聰警。而能靜密。柔情慧

語。宛轉可憐。十五六扮拾畫叫畫。神韻遠出。齒長後扮演益工。凡名伶皆樂與

相配。遂為小生中之名宿。小香居岫雲堂。弟子五人。皆以雲名。室題五雲深處。度雲者。個儻善談笑。

蝶仙得一弟子。詢知為舊家子孫。還其家。不索值。東南寇作。大府生死不可

知其子。乃就蝶仙家置酒。蝶仙責而謝之。義聲播於都下。亂定入都。有石門

鄉人醜資贖之。歸讀書為博士。弟子矣。又有杭州陶童子亦良家子。甬上同

年生得其家世。亦約子輩為落其籍。比南還。不願讀書。屢逃學。三年後仍為

廝僕世家。大族子。姓尚不說。學如原伯魯。何暇責若輩哉。

朱雙喜。字琴仙。一字韻秋。蘇州人。梅生之妻弟也。淨香堂弟子。所居曰春華堂。十三四時。風趣天然。不假雕飾。真如出水芙蓉。喁喁吳語。眼嫵眉清。見者莫不愛之。號之曰羊毛筆。喻其柔也。長益妍麗。擅名十餘年。晚蓄弟子。亦皆有盛名。於時。自春福堂陳長春後。惟韻秋最爲稱意。而羊毛筆之號不衰。羊毛筆。厚者二十餘年。近聞散遣弟子。挈家南歸。曲中殆不能有二。

嚴寶琳。字韻珊。蘇州人。春福堂弟子。十三歲登場。傾動城市。招之者日日盈集。至於應接不暇。姿態豐豔。亦有天真爛漫之趣。

韻珊與韻秋同時。兩人同坐。璧人相對。光采互映。觀者莫能軒輊。厥後韻秋席豐履厚。衍衍燕樂。韻珊乃爲曲子師。士之有遇有不遇。固如此哉。鳥知名。優有求。

爲曲子師不可得者在

周翠琴。字稚雲。蘇州人。倚雲弟子。質麗神清。有藐姑仙人之目。未久告殂。知與不知。莫不嗟惋。有輓之者曰。生在百花前。萬紫千紅齊俯首。春歸三月暮。人間天上總銷魂。蓋稚雲以花朝前一日生。而其卒也。正當春盡。故云。一時傳誦。流

聞禁中。稚雲以三月死。予以七月入都。有蕃釐觀瓊花已歸天上之歎。

論者謂稚雲上掩諸美。小史菁華。鍾於是。即盡於是。不但一身不永。後亦無復有麗人。可繼芳躅者。信哉斯語。可謂知人知言。

王翠官。樂仙之從子。婀娜流麗。姿態橫生。是夏秋芙一派。愛之者衆。惜早夭。一時亦有玉樹生理之歎。

稚雲死。倚雲遂窮。翠官死。樂仙遂大困。

王長貴。字樂卿。皖人。風貌流宕。齒牙俊快。十四五扮花旦。傾動一時。三十許後。

結束登場。丰姿如故。長貴善弟子。皆學其師。以冶蕩悅車子市兒無一知名者。長貴年過四十日。登場演進府。趕廟諸劇。令人欲嘔。

朱福壽。字蓮芬。蓮卿胞弟也。視其兄尤靜雅。稚齒喜作字。後乃益工。得者珍如

珠玉。度曲亦極精。亭亭物表。獨步一時。無與抗者。潘侍郎極賞之。蓮芬遂謝卻

梨園。閉門種花臨帖。若舊相知。招邀。堅令偶持歌扇。觀者益矐眙。以為幸矣。以

蓮芬方吳桐仙。有過之無不及。二十年來。亦惟此兩人為足當大雅之目耳。水

已杜門數年。忽失潘侍郎意。不能自存。復上歌場。風情不減。

余自庚子年。乃命儔輩。把酒徵歌。至癸丑出都。凡十四年。所見翰部中風華出衆。令人不能忘情者。皆具於此。雖其標格不同。才伎各異。要其爲美則一也。坡詩曰。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能憎。僕持此意以評花。不限以一格。此外則等諸中駟下駟。無足記述。惟有桂喜者。長身秀骨。如瑤林瓊樹。迴出風塵。其品概在王燾仙沈燾仙之間。長王四五歲。長於沈及袁聽泉皆十餘歲。乃與聽泉同演梅玉配。齒已極長。風韻猶傾動觀者。余僅見其登場。未與接杯酒之歡。遂未悉其世族。爲可恨耳。其他如寶笙。妝小可作小溪。鴻福可作細婢。鴻福夏秋美之子以黃腔負盛名爲朱邸激賞中駟之上者。如得寶春林。蓮卿弟子則中駟之次者。如小玉。妝武旦後投軍得官戰死小太平玉寶。則下駟也。有法寶者。下駟之下。而貴官某公賞之。殊不可解。

徐馥生。字琴甫。蘇州人。本在清音隊內。以善歌自拔列於翰部。

蕭小蘭。字者香。評者謂嬌憨可擬趙寶琴。此小蘭不知卽維新堂弟子否

羅巧福。工黃腔。評者謂響遏行雲。恆在箏笛之上。

沈慶林。字燕仙。評者謂姿致可儷稚雲。燕仙室中無人書畫

湯金蘭。字幼珊。蘇州人。評者謂其情情大雅。幼珊頤長至鞠躬見客嘗學填詞有良宵奈何一語傳誦

姚桂芳。字秋蘅。評者謂其清俊拔俗。秋蘅病目幾眇困悴出都

張芷馨。蘇州人。朱韻秋之甥。芷馨名小慶齡以其似張倚雲也有孝名

張芷僊。亦韻秋之甥。評者謂兩人可稱聯璧。

余自癸丑出都。庚午始返。凡十八年。以上數人。皆得之友人簡札中者。妍媸不能決。姑以耳為目焉。返後見所謂金蘭者。則憔悴枯槁。絕似垢面黃馘。不

復有幾微姿態。蓋自芙蓉烟盛行。近之者損顏色。敗精神。或且易形體。齒甫

壯而姣好。化為老醜者。比比然也。公車中好事者恆以鼎甲目伶人蓮芬燕

芳凡劣五人者。曾有致此。未以前品題也。後來益以私意。高下謬種。流傳與科目同為一邱之貉。

梅巧齡。字慧仙。泰州人。巧福弟子。所居曰景蘇堂。態豐氣靜。嫻婉有度。可以追

儷張倚雲。能作字。善談笑。待客殷勤。屋宇修整。酒食精良。客皆樂過之。既工崑

曲。又工黃腔。並扮得意緣。胭脂虎等雜劇。用志稍紛。未免奪崑曲之分際矣。

沈芷秋蘇州人。朱韻秋弟子。所居曰麗華堂。舉止灑落。矯矯不羣。極工崑曲。靜細沈著。不作浮響。每一嚀喉。座客無復喧呶者。一聲初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芷秋度曲。有琴理焉。

余見芷秋年已二十餘矣。其在春華堂稚齒時。有吳舍人悅之。欲購爲侍史。力不能致。竟吞生鴉片以死。亦可謂情癡矣。前二十餘年。有甘太史自經死。或謂沈樂仙致之。而殊不然。樂仙其時已自立門戶。與甘情好方深。無阻之者。其日方開筵宴客。樂仙亦在座。入夜。客去。甘約樂仙清晨過寓。聯車出游。次晨。樂仙至室。未啓扉。隔窗呼之。不應。抉門入視。則縊矣。其家人言客散後。得家書。無他事。特怪其用錢太多。言嗣後不復籌寄旅費。此亦何至輕生。祇是醉後神昏。無端憤恚邪。鬼乘之理。或然也。春華堂同師韻秋者。先後十餘人。芷馨最長。芷芳演武伎。擅場。

泗州城賣藝。青龍棍。其獨步也。稍後。王小玉演武。甚嘉。徐太史賞異。小玉女與芷芳皆劉家黑牡丹。妍媚在神情中。芷芳最爲嘉。徐太史賞異。小玉喜淡交。時出冷雋語。十九歲死。春華堂離師自立者。芷秋。芷衫。之下。有芷儂。能書善奕。演游園看狀。最入神。已著徒矣。漸達官某。秉節。往依之。乃儂其業。弟子小儂。轉師韻秋。名芷。蘇以小儂爲字。演風儀。亭溫侯。闔座叫絕。亦妝旦。演明妃。願盼幽抑。傳神。惜不能彈琵琶。徒入抱耳。又有芷芬。揚州人。芷亦

麿芷衫
之胞弟

古今說部叢書

陸小芬。蘇州人。父曰玉鳳。是名伶張爾奎之弟子。工黃腔。爲正旦。小芬乃從朱蓮卿學崑曲。性情和婉。舉止安雅。綽有蘇州風範。度曲亦工。小芬字薇。仙歌。牡丹亭諸曲入妙所

謂清詞不負牡丹亭也。年稍長。車馬稀。乃改習黃腔。阜成部以厚貨聘之。獨步一時。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崑曲云乎哉。

李豔儂。大興人所居。曰嘉穎堂。無脂粉氣。無卑陋態。無謔浪語。朗如秋月。藹若春雲。待人在若遠若近之間。而見者輒心醉。語曰。蘭無言而自芳。又曰。桃李無言。下自成蹊。豔儂之謂矣。初唱黃調。不爲工。後扮崑曲之小生。烏巾白裕。玉山照人。乃極相稱。自江南用兵。蘇揚稚幼。不復販鬻都中。故鞠部率以北人爲徒。雖亦有聰俊狡獪可喜者。而體態視南人終遜。惟豔儂亭亭獨立。如王謝家兒。可以憑斑絲隱囊。捉玉塵柄。清談竟日。卽追求於昔年南產諸郎。尙不易覩。不意得之於北產。其家本在慶豐脯旁。殆鍾潞水之秀歟。

品花各有所見。評泊高下。不能一致。獨至豔儂。無訾之者。殆如西湖擅天下最勝。無智愚莫不心賞也。豔儂名德華。爲維新堂陳新寶弟子。同治戊辰會試時所稱狀元也。出場不踰年。卽離師。新寶因之

獲重賞。豔儂嬌。自好。蜀人李少石。授以琴調。粗解安絃衣冠。益噴賞。京師名伶。擁資後。非買夏屋。取買直。即張米煤。小肆豔儂。獨買天津。瘠田二百畝。有課耕之志。嗜好固與俗殊。篇中譽之不無稍過。子以爲人。不可作鄉原。李郎固歌館中原人也。

沈阿壽。字眉仙。樂仙弟也。慷慨類兄。顏色詞令。差遜。扮活捉刺虎極工。水關劇中無蓮

芝則阿壽扮白蛇水。芬出阿壽扮青兒矣。

沈小寶。樂仙子。妝武生。頗有英氣。惜口饞。與眉仙同居。仍稱聯星堂。聯星堂當戊午己未

間有桂林者。僅能扮湖船。而以冶態傾俗目。

徐金兒。字逸仙。蝶仙之弟。人恆呼之曰阿二。妝小生。崑曲精妙。蝶仙雖壓倒一

時。而知音者。皆謂逸仙實勝之。譬之於書。蝶仙不免側筆取妍。逸仙則筆筆中

鋒也。與芷秋並演。如紅蓮淥水。相得益彰。所居曰崇德堂。蝶仙產過中人阿二則大困

杜蝶雲。以字行。蘇州人。所居曰玉樹堂。余見時。齒已長矣。本扮旦。至是則生末

淨。恣意爲之。或妝吐火判官。觀者譁訝。是聰穎人也。有弟曰阿五。能度崑曲。妝

正旦。其聲清脆動聽。常祇奉藩邸。蝶雲出都至上海爲客。鑿生淨。雜扮科白。草草而名。重滬濱。

曹福壽。字韻仙。聞德堂弟子。離師後。堂名聞憲。扮花旦。風情娟麗。妍而不妖。盈

盈嫋嫋。大似蘇產。洗妝入座。風神頓減。而性格慤柔。亦可賞也。韻仙亦扮太真。頗跌麗出。都依

四川一盞司而不終

王桂官字楞仙。聞德堂弟子。年可十三四。弱柳當風。新荷出水。可以方其韶冶。扮戲極多。回獵西課。固已可愛。妝伍子胥。寄子尤工。觀者或爲之泣。凡小伶年與相若。盡在下風。可以繼豔儂之美。而奪其席。燕臺花案。大抵亦閱三年而一爲論定。若有持衡者。必以楞仙爲首選。楞仙自謂是北產而殊不類。有續燕臺花譜者品

桂官爲牡丹容光照人。惜目大而無神。有時木立如癡十五六時耳。忽聾又不能飲。而喜鬪。天生麗質。何以遂自棄哉。

余紫雲。楚人景猷堂弟子。父曰三勝。黃腔中老樂工。有盛名於時者也。齊名者三人。三勝之外。尙有程長庚。張爾奎。三人者。名滿海內。凡工黃腔之正生。旣負重名。則薄視諸旦。不屑與伍。長庚爾奎。乃蓄弟子。令妝旦。從客飲酒。非舊法。三勝心弗善也。願其子乃妝花旦。三勝如在。必不肯聽。紫雲婉孌。尙有女郎之致。能彈琵琶唱小曲。同時有吳鳳鳴者。亦淨末黃腔之選。蓄弟子玉鳳。湖州人。溫雅不惡。後淪落。乃歌場賣酪。

輒紅重踏。樂府都非。可供賞鑒者。祇此十餘人。豔儂楞仙。便爲翹楚。然追憶

昔時諸美。終隔數塵。以豔儂方蓮卿。以榜仙方寶琴。差似而猶未逮。向上者
 更無論矣。或以慧仙方倚雲。則鄭之配雅也。尚有有名者。曰綺春堂時小福。
 字琴香。春福堂鄭秀蘭字素香。猶可相近。其次寶善堂陳芷衫。馥森堂陸竹
 卿。蕉雪堂王順福。皆木強人也。又有春和堂劉倩雲者。前數年頗有盛名。徐
 娘已老。無復風情。相對令人敗興。特不至如湯金蘭之老醜耳。岫雲堂弟子
 五。曰五雲。春華堂弟子四。曰四芷。皆憨跳鄙倍。所謂頑童者是矣。凡平生未
 至都門者。一入春明門。但見五雲四芷輩。瑤環瑜珥。文袿綺繡。置之檀板金
 尊閒。便以爲極天下之佳麗。又見豔儂榜仙。更詫以爲是驂鸞騎鶴。天上仙
 人。非世間所有。而不知五雲四芷。固不足當一盼。卽豔儂榜仙。上擬舊時名
 輩。風流亦遠不逮也。人才日替。卽秉鈞衡建節鉞者。往往有一解不如一解
 之譏。矧在區區主謳哉。時小福嘗同治初國郵時以清唱登場有絃索無金
 鼓揭簾一聲重垣屬耳遂負盛名性又諧媚善合久
 而巧齡乃教弟子余紫雲。盡習小福所不能之劇。欲以掩之。紫雲名遂噪出。師後
 巧齡仍名勝春堂。轉喉發響。終不及小福之自然。○鄭秀蘭年既長。遂削
 所居孟門。豈云險絕。人益世上。何在而非危機哉。○鄭秀蘭年既長。遂削
 太行孟門。豈云險絕。人益世上。何在而非危機哉。○鄭秀蘭年既長。遂削

成部性幽遠。曲室中絮絮傾談。絕似朋舊。久離一旦。促膝。○芷衫愛玩文墨。喜近雅人。○竹卿最諧俗。名爲肉丸。子近得一弟子。周素芳。字絢秋。所謂永慕之末。復聞正始之會。不知與卷中。所許倚雲倚香。何如若子。所見之寶珠。寶兒尚非其匹。詳見羣芳續集中。○子撰羣芳小集。以順福及弟湘雲爲逸品。固一人之私言。而此卷評論。似亦見其杜德機也。○五雲四。佳小時鄙倍誠。如所說。後來長成。亦惟度雲芷蕊。可爲談友耳。

或謂予此輩北產。固不如南產。願常至蘇州。見歌者。率凡猥無可愛。則何也。予曰。北人俊病在生硬。南人婉病在閹弱。必以南產置之北地。潛其性靈。而振其骨采。則精神發越。不同奄奄無氣者矣。儻以北產攜入南中。導以和柔之詞令。教以嫺雅之舉止。亦必遠勝於蘇州之庸庸者。在化南北之短而集其長耳。且都中歌伶之教子弟。雅步媚行。綽有矩度。掉頭擲眼。各具精神。雖雅俗不同。而一擊一笑。皆非苟作。故如五雲四芷。亦足以動人觀聽者。半繫乎此。蘇州則但知度曲而已。於語言笑貌。絕無修飾。故不能致人愛也。離亂都中歌者之侍飲稚子。如嬌子之戲於側。長者如姬妾。共談衷曲。可以娛情而適意。外間歌者之侍飲。則如僕隸。競競焉恐失主人意。是有何樂哉。載都中南產幾盡。惟時琴香鄭素香爲異人。張芷芳爲皖人。尙應客年曾近三十矣。

余謂曲子師。今蘇產既不可致。嘗以燕產童子慧黠者。附海舶往蘇州。就清音隊學度曲。四五年後。不但曲調爛習。並動作聲音。亦改觀。乃挈歸。再教以扮演登場。使與吳娃無異。聞者心善之。而不能從。再閱數年。南產終不可得。目前之知名者老去。恐傳派益失其初。才皆下劣。而崑曲有腔無韻。亦成廣陵散矣。

補遺

陸金鳳。字翼仙。所居曰桐華堂。

桐華堂。俊有任小鳳者。色藝可望前人。潘侍郎與水世絕。乃賞之。不使見客。

松齡。隸和春部。色藝壓同輩。名噪一時。齒既長。顏色不衰。既蓄鬚。謝去司事者。啖以重金。薙鬚復登場焉。殆五十餘歲。評者以爲人妖。

都中鞠部曰四喜。曰春臺。曰三慶。曰和春。四部雖齊名。和春獨不爲士大夫所與。衣冠公燕。未有呼和春者。市井小夫。乃樂觀之。有友呼別部羣應。而特從和春招松齡來。演翠屏山。余得寓目。妖冶誠無匹也。

旺兒是茶寮中捧盤童子。貌白皙。心性儇巧。遂爲好時者。慇懃入鞠部。爲花旦。

振動一時。趨之者如蟻附羶。余入都後。見其登場。黃腔頗工。惟步武不中繩尺。蓋小時未從師之故也。

歌伶雖賤技。而品格不同。其為賢士大夫所親近者。必皆能自愛好。不作詔容。不出褻語。其令人服媚。殆無形迹之可指。愛身如玉。尤如白鶴朱霞。不可即也。別有一派。但以容貌為工。譁浪嫖嬖。無所不至。且如柳種章臺。任人攀折。此則我輩所惡。而流俗所深喜者。松齡旺兒。固流俗所喜。似可置而不論。然皆絕頂聰明。超絕流輩。譬之婆羅門。辟支果。雖落旁門。其精詣亦未可磨滅也。都門二十年。前惟長庚三勝。爾奎以黃腔負重名。青衫且刀馬。且往往年稍長。藝始成。近五六年。師以教其弟子。即有喊黃腔。妝武旦。為異日包錢地。一變而為西皮。則秦聲激越。哀怨盈耳。無雅俗趨之若鶩。坐上客滿。至不能容。萬方聲一槩。吾道欲何之。吾有私歎。○西疆中有十三旦者。登場如驚蛩。蝶所扮。演皆淫佚之劇。廣庭屬目。如陳祕戲。江河日下。遂至於此。

懷芳記終

余歸自象山杜門不出晨起聞剝啄則茗上門人陳子玉田以書來問訊並緘寄其所著餘語視余余展讀甫數則遽已津津愈讀愈不厭既乃惟恐其卷盡喜曰有是哉說都之書固子之屬也然使以己意爲結造而或失之誕或失之鄙則其無當於觚墨者無論至刺取古人書而衍說之或不免爲剿襲之陋穿鑿之非若此者亦無取焉茲餘語一編卽不過自叢言脞史文詞韻語中來一經粘綴如掘得玉合子底必有蓋或加以考訂復具有理致令閱者心開目明是其浸淫乎卷帙者以講論爲哺乳則有之矣而顧取金樓子黃嬾之語以自謙乎哉陳子籍歸安烏程人往余分校瀾闈於糊名中識之不忘疇昔奉是編遠用相質爲亟題數語於簡端而於手答間則復寓之意曰願與剗剗氏謀之以訂於世之同好者湘陰曾光先序

金樓子載有人把卷卽睡因呼黃卷爲黃嬾而唐人遂以黃嬾作晝睡之稱錫路架鮮藏書兼陳津逮顧不免如金樓子所嘲午餘飯罷往往探取一編遲宜楸之來而當睜矐間見有情事相等意語相類及足以適口悅目者偶一染神都於其起而筆之爲消閒之餘話亦吟嚙語耳大雅君子必無取焉書以志媿

錫路自識

黃嬭餘話卷一目錄

文章穩字

鄭風勺藥解

東風榮

晉平公

虞師晉師滅夏陽二則

名流舉動

晏元獻任誕

蘇子赤壁賦

柏封大夫

陳蕃楊

晉人帖

黃初詔

華歆擲金

劉備

張承吉

東坡善射

項羽

葛薇

玉米田

文字紅裙

劍汝

讀書耐譌字

王逸老

麤官麤才

東坡貧家詩

兄弟相嘲

以醉為富

菱花

傳延年

黃嬾餘話卷二

三多三上

醫俗

借書

仁字

孟子文

不貳過解

陳文惠松江絕句

水竹居

邵康節居洛陽田宅

不惜二則

山谷帖

醉

花露玉魚

夜航船

麩炭

敷水

羅紉

西子

北臺馬耳

王荆公讀孟嘗君傳

癩癩

墮淚之書

東坡帖

黃嬾餘話卷三

江淹文集巾壁魚

蘇二

禿鬢翁

張師錫老兒詩

鮑昭

翻用落帽事

種金銀

柳河東箕子碑

面上眉

柳絮落泥中

王佛大

頻頻

和仲同叔

九三郎

雙生子

消渴

世傳王荆公咏菊詩

挂月村

原夫之輩

荔枝寄舉之首

小狀元

孟浩然句

淇園竹

漂母圖詩

趙母敕女

白老

金鑾

温庭雲

詩材

雞飛牛鳴

炊饒

花朝月夕

蝶粉蜂黃

黃嬾餘話卷四

西湖比西子

小茶

環肥

温泉宮

概言二則

杜牧之赤壁詩二則

周僕射

邳夫人

扣腹

蔡邕無子

羊祜爲葵園外孫

窗眼

參軍新婦

桃花夫人

梅耦長落梅詩

蘇東坡贊

針史

花妾

韋蘇州答鄭騎曹求橘詩二則

酒貧

萍氏

鮑娘詩句

糞粥詩

二宋貧困

蓮坡詩話一則

淡飯之味

坡詩用西施事

熱記

杜甫諡文貞

王弇州論畫竹

司馬長卿

黃嬾餘話卷五

梅聖俞算袋

啼鶯

正牡丹

莊子犧牛之喻

詩用周鄭願曲事

初三

十三月

一月得四十五日

夫君

渠儂

開素

昌黎詩

老學菴筆記一則

故園月

春時天氣

七人聯句詩記

詩有僧字

惡客

渴字無對

二花

山水畫

亘史一則

楊朴詩

琵琶記三則

李後主詩

張子野

化鬢疏

黃嬾餘話卷六

湖目

吳興山水清遠

高力士詩

以詩構訟

老蘇族譜引

馬士英畫

人獲入詩

菊似交情

蜂鬚當鼻二則

賣魚論斗

昌黎早衰

坡詩用字有本

稷頭欲有葱味

淵明有妾二則

少陵可殺

曹植詩

杜陵詩

阮亭郎當驛雨中句

遺簪墜履

半人

繡囊

作包子

潤筆

荆公詩改字

莊子草木怒生

陳簡齋詩

翰墨動績

黃嬾餘話卷七

司馬溫公論茶墨

西湖斷橋

羅隱手植海棠

吳仲孚傷春絕句

梁顛四則

安雪

張子厚詩

花之寺

九曲珠

東家雜記一則

孟業

藝香山

細腰事財記不同

飲溼

糟梅之妾

菊妃

韓昌黎壽陽驛詩

小生

晒

何遜詩

討春

陳元孝二子廟詩

蘇子瞻一字子平

黃嬾餘話卷八

沒骨花

輦

杜牧之詩解豆蔻

胡明瑞

文王別稱

吳中山歌

軟半

詩情如鵲

王西樵詩用汨字

方暉

嫁

數目字成句

卜鴈

文尊

重頤

神樓圖

詩文貴善于運筆

看屋

解語花

草書

枝官

炊熟日

王昭君妹

管子書稱毛嬙西施

手業

露筋祠

得句

靈檀

好德如好色

酒債詩債

蔡琰琴事

仲長子昌言語

硯北

黃圃餘話卷第一

吳興陳錫路玉田

文章穩字

文章下字最貴是穩。而得之或難。易不同。朱文公云。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才用便用着。宋景文云。人之屬文有穩當字。第初思之未至也。二公皆甘苦有得之言。

鄭風勺藥解

鄭風贈之以勺藥。韓詩云。勺藥。離草也。崔豹古今注云。牛亨問董仲舒曰。將離相贈以勺藥者何。答曰。勺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陸佃農師有一說。勺藥破血。欲其不成子姓耳。路案江淹別賦。下有芍藥之詩云。益取董子之解。農師解殊猥褻不經。此不足存。無論然如董子解。則當如後人折柳贈別之情。亦非用以博趣。按本草注。勺藥猶婢約。故朱子第云。勺藥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以勺藥爲贈。而結恩情之厚。則士女相與戲謔之意。且於此。

寓焉爾。又陳鵬飛詩解云。勺藥溱澗之地。富有之。羅願爾雅翼。勺藥當春暮。祓除之時。故鄭之士女。取以相贈。更可見是因物寄情。無事曲解。

東風菜

左思吳都賦。東風夫留。文選注云。東風菜名。元遺山春日書懷詩。流年又見東風菜。注謂東風菜見本草菜部。按本草。此菜先春而生。故有東風之號。生嶺南平澤。菜名東風。自是大好詩料。又廣州記云。東風華葉似落娠婦。比象復奇而豔。

晉平公

晉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胼痛足痺。不敢伸。為其無欲。故正坐以養之也。見嵇康高士傳。讀此愈知平公之禮賢。而孟子入云。則入等語。終舉故是曲盡。

虞師晉師滅夏陽二則

虞師晉師滅夏陽。壁馬一結。公羊穀梁二傳不同。公羊傳云。虞公抱寶牽馬而

至。苟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穀梁傳云。苟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長矣。按同此戲語。一是獻公戲息。一是苟息自戲。穀梁傳作苟息自戲。亦有意。蓋苟息請以璧馬假道。而獻公未遽許之。然息料敵如見。所謂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廡而置之外廡。語已輕備。迨亡虢五年而舉虞。固應有此諧戲。以自實其玩弄之情。是爲穀梁文前後照應處。行文有變化之法。故不必做公羊。定作獻公語也。

呂覽權勳篇。述晉獻公假道事。末云。苟息操璧牽馬而報。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以穀梁文二句作獻公語。又與穀梁本傳不同。按薄長二字。特風趣。未經人用。

名流舉動

大凡名流舉動。輒成佳話。茲得數條。撮記於此。王仲祖病。劉眞長爲稱藥。苟令則爲量水。見世說。中峯和尚草堂成。馮海粟煉泥。趙松雪搬運。中峯塗壁。見

蘇談。又蔡君謨一帖云。梅二馬五。蔡九皇祐壬辰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於普照寺。仲塗和墨。聖俞按紙。君謨揮翰。

晏元獻任誕

晏丞相殊知南京。王琪張亢爲幕客。汎舟湖中。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操篙。琪是南人。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厲聲曰。晏稍使柁不正也。見孔平仲談苑語林紀之。茅順甫云。晏同叔亦如是誕耶。

蘇子赤壁賦

蘇長公赤壁賦。有長公親書墨跡。在文衡山家。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作食字。不作適字。何元郎四友齋叢說記之。路按朱子語錄。頃年蘇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字之義。答之云。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謝疊山文章軌範本注。食字說同朱子。王弼州又以漢書于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引師古注。謂能多飲酒。費盡之意。釋之。王肯堂字泰筆塵云。食

字之義。世罕解者。弇州說亦非。是按內典。一切有情。皆依食住。故有眼以色爲食。耳以聲爲食等語。然則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正是食義。蓋字泰之說如此。已上訓食字。諸說紛綸。看來筆塵解比舊說較長。然作適字自穩。作食字轉有痕迹。篇中正不須此。元朗又云。今刻本作適字。疑長公自加改竄。斯言得之矣。

柏封大夫

人知松封大夫。不知柏亦封大夫。河南志。嵩山天封觀。有古柏三株。武后封五品大夫。五色線記之。可見古事未嘗無對。李誠之咏松云。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指而不及柏。於持論爲漏略。於詩義卽爲偏枯。

陳蕃榻

陳蕃懸榻待客。有一人。其一爲徐穉。孺子。南昌人。蕃爲豫章太守。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見徐穉傳。其一爲周璆。孟玉。臨濟人。前後郡守禮命皆不至。蕃爲樂安太守。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見蕃本

傳二事絕相類。頗思仲舉生平所至。定懸一榻。幾成故事。按孟玉在當時。亦致有標格。世目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然下榻事。世顧獨稱孺子。王子安。滕王閣序。徐孺下陳蕃之榻。因譜南昌人物。固是切合。主賓。他如趙冬曦詩。徐榻思方建。左車理自均。杜子美詩。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牧之詩。穉榻蓬萊掩。膺舟鞏落停。此等不可枚舉。凡所稱引。略不及周。豈詩家率多蹈故習熟。抑周事雖與徐同。而徐之名尤重於周。周爲徐掩。故耶。惟明初席帽山人王逢詩二句。周璆實下諸侯榻。王式虛蒙博士徵。斯爲僅見云。

晉人帖

晉人帖。寒食近。小住爲佳耳。辛稼軒詞。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爲佳耳。用晉人語。人稱其工。釋惠洪柏林寺詩。吾行無疑徐。住去亦得。又妙得翻用法。

黃初詔

魏黃初四年。有鷓鴣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汗澤也。曹詩刺恭公遠。看